

援
越
抗
美

美国特种病症

·相声集·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援越抗美文艺作品

• 相 声 集 •

美国特种病症

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125068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三个相声：〈美国佬自白〉、〈美国特种部队〉和〈美国特种病症〉。作品以辛辣的笔调，諷刺了美国侵略军在越南南方的狼狽相及其可耻的失敗。通俗生动，語言幽默，适合广大群众演出。

美国特种病症

• 相声集 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广州光复路17号）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記証粵版字第2号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統一书号：10111·684
书号：2301·787×1092毫米1/32·7/8印张·15,000字
1965年5月第1版
1965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30,100 定价：(5)八 分

目 录

美国佬自白	項 南 (1)
美国特种部队	王 震 (10)
美国特种病症	袁 越 (19)

美国佬自白

項 南

甲 哈罗！海斯，好久沒見面了。你好！

乙 我太苦恼。

甲 可以对我讲讲嗎？

乙 我最近想着一个世界上最苦恼的問題。

甲 什麼問題？

乙 你說世界上最可怕的是……

甲 意大利的火山？

乙 不。

甲 日本的地震？

乙 你扯远了。

甲 是太平洋上汹涌的波涛？

乙 不，不，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国家。

甲 哦，太平洋上的一个国家，这有什么可怕？那里的热带风光美妙极了！游泳场，別墅，夜总会，海滨花园，啊！还有印度尼西亚的橡胶，馬來亚的錫矿，西貢的大米，泰国的木材，加上那异国的女人，大批廉价的劳动力，啊……

乙 你別“啊”了！我讲的是那热带的炎热，虫蚁，泥沼，

还有那恼人的雨季，可怕的老人、小孩，恐怖的竹尖桩……

甲 这是什么地方？

乙 越南！

甲 哎哟！（谈虎色变地）……上帝，这个鬼地方，你快别提它了。那里简直是火山。

乙 是火药库。

甲 是地雷窝。

乙 恰当地说，就是我们美国人的坟墓。

甲 我们美国人在那里倒霉透了。

乙 不过，在越南我们要见上帝比在美国容易些。

甲 啊，有这么好的机会？

乙 在那里，我们上天的机会多得很。

甲 因此上帝和你们也最亲近。

乙 不仅如此，而且由于因为那个那个……

甲 干脆点，约翰逊给了你们许多特种飞机，是吧？

乙 耶丝，耶丝。有时候我们一天要上天几次。

甲 海斯，我非常羡慕你。

乙 我们上天非常方便，不用开发动机。

甲 没听说过。那一定是最新型的“黑寡妇”飞机吧？

乙 也不用操纵。

甲 先进！

乙 更不用加油。

甲 尖端！

乙 而且什么天气都能飞。

甲 了不起！对了，这最新式的飞机在哪儿呀？

乙 边和机场。

甲 边和机场？那我进不去。

乙 不用担心。如今那里可以进去了。围墙拆了，跑道翻过了，飞机庫取消了，汽油庫也沒了。

甲 警卫呢？

乙 改行了。

甲 改什么行？

乙 当救火队去了。

甲 此話怎讲？

乙 飞机庫給烧啦。他們不改能行嗎！

甲 那飞机呢？

乙 飞机都一架跟着一架上天去了。

甲 不回来啦？

乙 不回来了，永远永远不回来了。

甲 它們在哪里降落呀？

乙 永远永远不降落了。

甲 这，这，象話嗎！

乙 有什么办法！上帝把飞机連駕駛員一律給留住，永远永远回不来了！

甲 这倒真是美国人容易見上帝。

乙 要不然人家怎么管我們叫美帝？亲爱的朋友，懂嗎？

甲 可也是。

乙 其实不用上天，我們在地上要見上帝也不难。比如拿我來說，天天晚上都夢見上帝。

甲 这可是个不祥之兆。

乙 所有在南越的美国人，都有这个預兆。

甲 还是談談你自己吧。

乙 那天我們走进了丛林……

甲 对！要勇敢，伸直腰干走！

乙 No, No, 伸腰不如弯腰好！

甲 什么？

乙 弯腰不如蹲下好！

甲 你說什么？

乙 蹲下不如趴着好！

甲 什么？什么？……

乙 趴着不如埋下好！

甲 我看你嘴里含了个什么东西？

乙 老弟，你不明白，我的意思是目标越小越好。最好是完全沒有目标。

甲 可怜的海斯，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基地吧，那里保險。

乙 对！基地有我們的大炮、坦克、导弹、火箭、直升飞机、航空母舰。我們躲在这些强大武器后面……

甲 就大大的不怕了。

乙 不！还是大大的发抖！

甲 你們都打摆子啦？

乙 不，我們发现了敌人！

甲 那得紧急集合！
乙 那还用說，弯腰、蹲下、趴下、埋……
甲 不能埋呀！
乙 神經控制不住啦。
甲 快开枪呀。
乙 子弹碰哩碰隆打光了。
甲 消灭多少敌人？
乙 多啦！
甲 多少？
乙 一大群……
甲 好！快去領賞。
乙 慢点。
甲 还不快去領？
乙 領是領啦。
甲 多少美元？
乙 領了一頓耳光！
甲 啊！我的上帝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乙 別提啦，我們打死的不是越共，是一群山羊。
甲 世界上最最可怜的海斯，我真替你担心。
乙 不用担心，現在总算是把我調回西貢总部了。
甲 这下好了。
乙 在西貢更危險。
甲 啊？
乙 这真是一座恐怖的城市！我們美国人站着腿发軟，坐着

手发抖，睡着会跳起三尺高！

甲 你发羊癫风啦？

乙 不。有人撕裂一个紙袋……

甲 那有什么好怕？

乙 不，在我們听来，那撕裂紙袋的声音就跟子弹射来的声音一样可怕。

甲 那你就更不敢上街了？

乙 敢是敢，不过你得給我五块美金！

甲 唉？我給你五块美金？那誰給我呀？

乙 沒有这五块美金，我就坚决不上街！

甲 你倒是說說，要五块美金干什么呀？

乙 請保鏢唄，一天得要五块美金。

甲 美国政府該出这笔錢。

乙 出是出了，不过那是給高級官員的。

甲 这么說，你是請不起保鏢了。

乙 不請不行。

甲 非請不可。

乙 所以我就馬上写了封信到芝加哥，我家住在那里。

甲 对，得告訴家里人。你怎么写来着？

乙 听着！（念信状）“亲爱的安娜·梅琴……”

甲 慢着！什么“美金美金”（梅琴）的，你真是爱錢如命，写信还念着錢哪！

乙 不。梅琴是我孩子他媽，也就是我的妻子。

甲 都一样。接住念吧！

乙 “为了我俩的爱情，不，为了我的生命，我经过一个星期的考虑，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的、紧急的、不能改变的决定……”

甲 你别罗嗦啦，干脆念下去吧！

乙 “我决定：把你卖掉！……”

甲 唉？！你疯啦！

乙 唉，要不把她卖掉，我哪有錢請保鏢呀？

甲 可也是！……

乙 其实，就是請了保鏢也沒有用。就說那晚我上京都电影院看戏，也算我命大……

甲 京都电影院不是美軍专用的嗎？

乙 要不是专用的倒好了。

甲 什么意思？

乙 越共就是专打我們专用的东西。

甲 那天你在京都看电影又碰到越共？

乙 可不是，就在我椅子底下，发现一个……

甲 越共？

乙 炸弹！

甲 你还不快跑，就要爆炸啦！

乙 不用操心。在爆炸前五秒钟我就跑了。

甲 这么說，你是得到情报了。

乙 不。我是上厕所去了。

甲 沒有把你炸死？

乙 废话！炸死了我还能站在这儿嗎？

甲 可怜的海斯，我看你还是躲在家里别上街了。

乙 所以我以后一直象狗熊一样躲在家里。

甲 可也是，家里安全。

乙 不。得看是什么地方。比如我们西贡那座情报大楼，里面住满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，警卫层层，连麻雀也飞不进去。越共它想炸……

甲 对，想炸也炸不了。

乙 不，它想炸就炸。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！

甲 这么说，情报大楼又给炸了？

乙 不但炸了，而且炸得更惨！

甲 上帝保佑，幸好你不在场。

乙 我们那情报头子也被炸个血肉横飞。

甲 凶手呢？

乙 跑了。

甲 快追呀。

乙 追谁呀？

甲 我哪知道是谁。问你们情报头子嘛。

乙 废话！刚才不是告诉过你，他给炸飞啦。

甲 你太危险了，我看你还是搬家吧！

乙 搬到哪里去？

甲 航空运输舰上保险。

乙 嗨！那里都一样。去年五月一日，那只一万多吨的卡德号航空运输舰，不是也给炸沉了吗！

甲 越共从海底钻出来的？

乙 誰知道他們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。

甲 該派人去搞个水落石出。

乙 泰勒大使赶紧派了人去調查。

甲 調查清楚了？

乙 連調查的人也沒有回来。

甲 什么时候回来？

乙 永远永远也不会回来了。

甲 沒命了。

乙 都一样。

甲 这么說，越南这地方真是太可怕，真是一个火葬场！难道越南对我们美国人連一块安全的地方也沒有嗎？

乙 誰說沒有？

甲 快說，在什么地方？

乙 在越共战俘营。

甲 （大驚）什么？

乙 越共优待俘虏，那里不但很安全，还有优等的咖啡喝。

甲 这不是投降嗎？

乙 不管怎么說，那里到底是越南最安全的地方。

美国特种部队

王 震

甲 今天我們說一段“美国特种部队”。

乙 什么叫美国特种部队呢？

甲 美国特种兵組成的部队，就叫做美国特种部队。

乙 唉，这跟沒說一样呀！

甲 这很好理解嘛，因为特种兵是美国兵，美国兵里的特种兵就叫美国特种兵。你明白了嘛？

乙 我更糊涂了。

甲 跟你这样說吧，美国特种部队的兵都有一套特种的本領。

乙 什么本領？

甲 他們都会变魔术。

乙 沒听說过。

甲 比方說吧，你口袋里有几块钱，嗖！就变到他的口袋里去了。

乙 噢！

甲 比方你这里有一支鋼笔，嗖！就变到他那儿去了；比方你有一双皮鞋……

甲 噢！
乙

乙 就变到他脚上去了。

甲 对了。美国特种部队里还有个特种司令。

乙 特种司令是誰？

甲 泰勒。

乙 噢，泰勒呀，我知道。

甲 你怎么知道？

乙 这誰不知道，泰勒去年七月到南越当了“大使”。

甲 实际上泰勒到南越是变魔术去了。

乙 这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侵略。

甲 （用美国腔調說）“No! No! 这不是侵略。”

乙 嗯，怎么改味儿了？

甲 这是泰勒說的。“我們是在南越做特种試驗。”

乙 試驗什么？

甲 “我們要試驗如何把南越的一切一切变成我們美国的一切一切。”

乙 还是侵略呀。

甲 “南越是特种战争最好的試驗场。”

乙 为什么呢？

甲 “因为南越的游击队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，可以让我們的特种兵去做特种試驗。”

乙 都有什么好吃的？

甲 “有串牛排、搗肉餅、炸鸡窝。”

乙 什么叫做串牛排？

甲 美国特种部队在越南南方实行了“三光”政策，对越南南方解放区实行了“扫荡战术”。特种兵到处杀人放火，搶劫財物，越南南方人民到处給美国特种兵挖下了尖桩陷阱，美国特种兵就把这些陷阱叫做可怕的串牛排。

乙 那怎么叫可怕的串牛排呢？

甲 你想那两吋多寬的竹条，削尖了串到身上能不可怕嗎？有的串在特种兵的腿上，有的串在胳膊上，最厉害的是串在特种兵的肋骨上，美国兵一个个都是笨大如牛，这不就成了可怕的串牛排了嗎？

乙 这么个可怕的串牛排呀。

甲 美国特种兵在扫荡的时候，最怕吃上串牛排。他們走起路来都是走一步探三脚。我給你学一学。

乙 你給表演一下。

甲 （做美国兵搜索动作，边走边說）“上帝保佑我，千万别让我吃串牛排，噉！”

乙 怎么的啦？

甲 串上了。

乙 掉陷阱里了。

甲 你想这样的美国特种兵能打仗嗎？前边发现了越南南方游击队員，他怎么追呀？“游击队，站住，不要跑。我一定追上你。”刚一迈腿，“噉！”

乙 又怎么的了？

甲 又串上了一个。其余的吓得再也不敢跑了，不但不跑，

連頭都不敢抬了。

乙 噢，低著頭走。

甲 是啊。剛走兩步，“噉！”

乙 又怎麼啦？

甲 又串上一個。

乙 他不是低著頭走了嗎？

甲 是呀，光顧低著頭啦，樹上的越南南方游擊隊員，用鏢槍從上邊把他串上了。

乙 上下串呀！

甲 後來美國特種兵要求泰勒，每個人發給他們一個探阱器。

乙 什麼探阱器？

甲 就是探測陷阱的器材。

乙 泰勒發了嗎？

甲 泰勒罵上了：“混蛋！我們只有探雷器，哪裡有探阱器！”

乙 沒有。

甲 “大使先生，沒有探阱器也行，最好在每個陷阱上面給我們插上一個牌子，我們就吃不到串牛排了。”泰勒一聽高興了。“哈哈！這倒是個好辦法，No！不行，讓誰去插牌子呢？”（對乙）你說讓誰去呢？

乙 我哪知道呀！讓泰勒自己去唄。

甲 “No, No, 我是不能去的。”

乙 他也怕吃串牛排呀！

甲 你別說，还真有人給美國特種兵插了牌子。

乙 誰呀？